

《萬箭穿心》

女人的掙扎與命運



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丈夫被人發現有外遇後羞愧自殺，她背負一家生計，出賣勞力，供書教學，最後反被兒子咬了一口，從一個潑辣的強悍女人變成一個被生活洗刷得骨氣不存、只剩軀殼的可憐人，故事真實得像發生在當下任何一個角落的事。這是《萬箭穿心》女主角李寶莉的命運，淒涼得讓人無以名狀，但生活偏偏就是如此。

電影以文藝片的姿態在內地為數不多的院線上映，雖然只收穫三百多萬票房，卻在業界贏盡口碑，斬獲多個電影獎，並成為中國電影展2013（11月4日至12月15日）的開幕電影。導演王競也忍不住說，太超乎他的想像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彭子文

《萬箭穿心》改編自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說，在拍攝紀錄片出身的王競手中，李寶莉這個角色似乎被塑造得更更有血有肉，故事張力在短短兩小時內，有了極致的發揮。「這種家庭悲劇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離婚、自殺、與孩子有衝突，我們都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家庭就這樣分裂了。小說就寫家庭裡面的一個女人，外人覺得她很強大、很有耐力，工作很辛苦，對孩子很好，但為甚麼會有這樣的遭遇？到底哪裡出問題了？」這是王競極感興趣的部分。

《萬箭穿心》的英文譯名是「Feng Shui」（風水），電影裡也提到，寶莉的遭遇可能與房子的風水有關。這也是中國人的迷思，一個人幸與不幸，都牽涉到風水或命理，但「風水只是一個假命題，我們希望去找出真實的答案。」倫理悲劇的發生，永遠與社會、人際關係脫不了關係。

輸給了生活

電影被定位為文藝片，導演與演員也心知不會有太大的迴響，至少就票房而言。「我喜歡的電影一直都是純商業的那種片，我覺得電影除了好看、有漂亮的佈景外，還應該是看完後有扎到你的地方、有觸動你的部分，沒有這個部分的話，會覺得沒營養。」他不要自己拍出來的東西像一杯可樂，甜甜的喝完就沒了，而是可以與觀眾對話，可能只是一個鏡頭或一個觸動的點。

因而李寶莉這個角色，導演賦予她的，不僅是一段經歷，而是以十多年的時間跨度，描繪出她個性上的改變與矛盾。他看中了演技派女演員顏丙燕，認為她夠拚，能夠把李寶莉演活。顏丙燕接拍《萬箭穿心》前，正拍攝《飛越老人院》，飾演老人院院長的她，與一眾老戲骨大鬥戲，拍完還來不及休息，便收到王競的劇本，一看之下，覺得應該拚一拚。

李寶莉這個為生活掙扎的女人，眉宇間的堅定與自信，在被兒子拋棄後的脆弱與慘淡，顏丙燕演來駕輕就熟，比李寶莉更像李寶莉。「演了這麼多年，各種類型的角色都演過了，所以現在演的角色身上可能都有我曾經演過的角色的影子。」顏丙燕說。而李寶莉這個角色的獨特之處，是她前十年和後十年的落差。

「電視劇三四十集，可以呈現角色的前後落差，但電影就是在兩個小時內表現她的落差，對演員來說特別過癮。」有趣的是，導演用一個從容的態度去刻劃這個內心強大的女人，不會說寶莉如何堅強，反倒花很多篇幅去描述她的缺點，「這不好那不好，電影恰恰把這些堆積起來形成一個立體的形象。」李寶莉的缺陷多到讓人覺得這個女人必定會被生活擊垮，「生活的確給了她顏色看，但她並沒有因此而被擊垮。」難怪電影放映後，評論直言電影拍出了城市婦女的真實狀態，非常接地氣。

這是誰的錯？

王競與顏丙燕這個組合很有意思。王競愛拍有營養的片子，顏丙燕愛接有挑戰性的角色，兩人都走商業電影路線，注定了拍出來的片子，未必能得到廣泛的注意。「這算是一個奇跡，」顏丙燕對於片子能夠在院線放映，給出很直接的回應。「這種路數的片很多人選擇不上映，因為上了會賠錢，一般都是拿去國外參加影展，在國外發行，成本低嘛，很容易賺回來。」

《萬箭穿心》的拍攝成本大概三四百萬，版權賣給電影頻道後得到兩百多萬，加上院線上映的三百多萬票房，算下來，雖然賺不了多少，但能夠平衡開銷，已經非常難得。不過，導演還是忍不住說：「如果錢稍微多一點的話，我們可以不用拍得那麼苦。」電影拍的是夏天的戲，但實際上劇組是從十一月拍到十二月聖誕節前夕，演員冷得要命，顏丙燕更一直生病，「導演一直跟我說，丙燕你快點好吧，你再不好我就要去跳二橋。」

王競拍的另一部戲《大明劫》最近在內地上映了，找來大家比較熟悉的馮遠征、戴立忍擔綱主演，資金稍微鬆動了，評價也相當不錯，未來他更打算拍一部關於殺手的電影。顏丙燕今年主要以拍電視劇為主，對角色有要求的她，至今還沒找到一個觸動她的劇本，「那就先拍點電視劇，賺點錢唄，不然老闆會哭的。」她笑着說。

對於《萬箭穿心》，導演還記得某天放映後，看到一個女觀眾問男觀眾：「你說這是誰的錯呢？」

「這是我聽過最滿意的回應。」



■《萬箭穿心》導演王競、演員顏丙燕。

中國電影節好戲推介

《青春派》

由劉傑執導的《青春派》被譽為是繼《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電影後，又一精彩傑作。電影以九零後中學生在高考前初識情滋味為題，刻劃男孩在懵懂中，開始享受成長的喜悅，追求戀愛。影片平實親切，一眾新人演出恰如其分，呈現原汁原味的青春味道。



《飛越老人院》

張楊作品，顏丙燕在其中飾演老人院院長，與許還山、吳天明等七八十歲的老前輩，一起演活老人院的精彩生活。一眾老人不甘寂寞，齊齊逃離老人院，駕車馳騁直奔天津參加比賽。長者們盡最後力氣，燃點人生的熱情，以參加比賽帶出他們的不老精神，悲喜交錯，生動精彩，是一部少見由老人擔綱的戲。



新戲上場

文：笑笑

潮流教主威足一世

追求時尚的人，會希望自己像戴安娜佛蘭（Diana Vreeland）一樣，走在潮流的尖端，但不一定有勇氣變成如她一樣的人。佛蘭太知道自己想要甚麼，也太清楚自己的能耐，她從不懷疑自己的選擇。電影《潮流教主：眼晴要旅行》便是以上世紀引領歐美潮流的時尚女王戴安娜佛蘭為題材的紀錄片，影片入圍威尼斯影展，更在芝加哥國際電影節奪最佳紀錄片獎。佛蘭風靡歐美四十多年的故事，絕對值得一看。

佛蘭於1989年離世，有趣的是電影裡糅合了不少她本人的採訪片段，不熟悉的觀眾想必會有點混亂，以為佛蘭仍然在世。能夠取得本人的片段，追蹤她的過去，導演不是能耐很強，便是與佛蘭關係密切。本片導演莉莎佛蘭（Lisa Immordino Vreeland）正好是後者，大學時代已經愛上佛蘭的時尚美學，視她編輯的雜誌《VOGUE》為「聖經」，後來一不做二不休，嫁給佛蘭的孫子，成為佛蘭家族的成員之一。

與香奈兒（Coco Chanel）為世人關注的情況不一樣，對潮流沒概念的人不一定聽過佛蘭的名字，畢竟她不像香奈兒一樣，有一個足以代表自己、並廣泛流傳的品牌。佛蘭就像一陣風一樣，風吹過時讓人驚艷，風吹過後不留痕跡，唯一代表她旺盛生命力的可能是她締造時尚傳奇的雜誌《VOGUE》。

佛蘭不美，甚至有點其貌不揚，但她的時尚觸覺與獨特的美學，讓她成為一個內涵豐富的女人。自小個性特立獨行、思維大膽的她，早在10歲時已有「闖天下」的宏願。上世紀三十年代時，因緣際會下她開始為美國雜誌《Harper's BAZAAR》寫專欄，文風辛辣大膽，廣受好評。後來她被挖角至《VOGUE》，擔任總編輯，不但塑造一股新的時尚風氣，她的前衛思想也捧紅了很多模特兒。而她開創時裝新世代、造福全世界女性之舉，必然是普及比堅尼與牛仔褲。

「假如有牙縫，就讓牙縫成為最美的特點；身材高的話，就穿高跟鞋盡量更高。脖子長要現出來，別駝背；鼻子長，就抬頭讓它成為你的特色。盡情自暴其短，讓缺陷成為身上最美的部分！」這是佛蘭眾多名言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段。



流金歲月

文：沙壺

從惠英紅的《長輩》說起……

要不是周末出席了「兩岸三地香港情電影講座」之「細味功夫電影」，重睹惠英紅主演的《長輩》，我差點忘記了她曾經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動作女演員。我這樣說對惠英紅並無絲毫不敬之處。《長輩》的賣點是典型的「劉家班」硬橋硬馬真功夫，還有劉家良師傅一直堅持的「武德」思想；然而，近年看惠英紅的作品，她除了於《武俠》稍露身手之外，其餘無論電視劇《宮心計》、《公主嫁到》，或者讓她重登影后寶座的《心魔》，以至近日熱爆全城的《殭屍》，一連串不同類型的女性角色，無論時裝、古裝，她均不再以拳腳功夫作招徠，而單純以演技取勝，不愧是本土最成功轉型的「打女」。

回顧惠英紅的影藝歷程，她十來歲做舞蹈藝員的時候，幸運地獲名導演張徹賞識，簽約邵氏公司。做過幾套電影的配角之後，惠英紅得劉家良師傅提攜，成為「劉家班」的中堅女將；而由她擔正主演的《長輩》，更獲得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殊榮。後來惠英紅一直參與動作片的演出，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有《霸王花》系列等賣座電影。然而動作演員的演藝生涯並不長久，由2000年開始，惠英紅將自己的幕前形象逐步轉型。她不算較戲份多寡，默默地在《幽靈人間》、《妖夜迴廊》、《情癲大聖》等電影擔演陪襯的綠葉，反而讓她有磨練演技的機會，也吸納了更多影迷。十年磨一劍，2010年她終於憑《心魔》的另類母親角色，贏得內俄羅斯及兩岸三地等地多個影后大獎，令人不禁為她的吐氣揚眉而欣慰。最近她在《殭屍》飾演的瘋癲寡婦，繼續以攝人心魄的演技贏盡掌聲，相信明年的金像獎必定再度獲得提名。

惠英紅如果沒有經歷過人生旅途的高低起伏，恐怕不能好好享受現在事業賦予她的輝煌盛宴。所以此時此刻趁《殭屍》熱潮重溫惠英紅的成名作《長輩》，正是讓觀眾見證她成功之路的一次最佳示範。但令人費解的是，當天《長輩》放映後的座談會，竟然有觀眾埋怨劇本不濟，甚至以「難捱」去形容這一場觀影經驗。這種說法當然令人非常洩氣，但老實說，這亦是經典電影傳承要面對的一個障礙。到底該如何讓新一代的觀眾去耐心欣賞？如果一味怕觀眾不懂而不再放映舊片，好像《長輩》這類得獎電影，恐怕從此湮沒無聞，所以類似的放映是必須繼續舉辦的。只要能夠讓觀眾了解經典電影即真瑰寶，每次碰見都產生像與老朋友重逢的喜悅，就永遠都不會有「難捱」的感覺。



銀幕短打

電視對電影人的重要性

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風波，香港的電影人集合起來發聲，公開表態支持發牌，並且闡述了發牌與支持創意工業的關係。電視和電影在這小島曾經有過的千絲萬縷，如今似再走出集體回憶，為我們建構新的社會意識方向。

電視是電影的前哨，是訓練及培育人才的溫床。這個說法幾乎為每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過來人所重提、懷緬。那時，廣播道「五台山」何等興旺！大家都對電視這新興媒介寄予了很多期望、觀念和想法。

在不同的訪問中，出身電視製作的電影人都曾表示，當年的政治經濟狀況，讓電視製作沒有像今天

那麼多市場考慮制約，電視台當然倚賴廣告，但不會像今天那樣被市場及公關牽着鼻子走，更沒有如此嚴重的地產霸權、官商勾結和自我審查壓力。我屢次從出身電視台行政助理的杜琪峯那裡聽過他高舉電視台的生番論。出身香港電台電視部的張婉婷也說過類似的話。那時候沒人管，做甚麼也可以，因為沒有太多人懂或自以為知道怎樣經營電視台，沒有甚麼管理學市場學，大家有空間便去嘗試、實驗，在隙縫中把自己想做的東西滲進去。

近來與學生研讀法國社會學家波笛爾（Pierre Bourdieu）的《論電視》（On Television），開始思考不用經濟學，反而用社會學工具（例如波笛爾的象

徵權力、文化場域等概念）經營電視製作的可能。從而想到，今天本地電視之所以如此衰落，除了基於上述地產和消費主義的畸形發展外，也可能和我們一直津津樂道地將電視與電影單向連線有關。

將電視和電影連線當然沒問題，只是視電視為晉身電影的踏腳石可能逆反了當年電視作為後現代革命媒體的意識方向。高達七十年代棄影從視，便是相信電視可能更易為民眾掌握，藉此對抗國家。後來的發展當然是電視成為新的，而且比電影更有效地成為意識形態的控制工具。大家始終想拍電影，電視便更易被商人和政府操控，無法不告別革命。

文：朗天